

刘克庄词

新释辑评

年年跃马汉关东

客舍似家家似寄

青钱换酒日无何

红烛呼卢宵不寐

易挑锦妇机中字

难得玉人心中事

男儿西北有神州

莫滴水西桥畔泪

◎主 编 叶嘉莹
◎编 著 欧阳代发 王兆鹏

中国书店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刘克庄词

新释辑评

■ 欧阳代发 王兆鹏 编著

主 编：叶嘉莹

副主编：母庚才 顾之京

中国书店

责任编辑：陶玮 汪又红

封面设计：胡建斌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刘克庄词新释辑评

欧阳代发 王兆鹏 编著

出版：中国书店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西街 57 号

邮编：100052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顺义向阳胶印厂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版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36 千字

印张：16.75

印数：0001—5000

书号：ISBN 7-80568-990-3/I·179

定价：30.00 元

敬告读者

本版本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
当地新华书店售缺者可由本社邮购。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编委会

主 编

叶嘉莹

副主编

母庚才 顾之京

编委会成员

叶嘉莹 母庚才 顾之京 鲁杰民 马建农 恩亚立 陶 玮

张 红 张 华 黄进德 杨敏如 姚守梅 刘扬忠 邱少华

王双启 朱靖华 饶学刚 王文龙 饶晓明 徐培均 钟振振

王 强 陈祖美 **朱德才** 薛祥生 邓红梅 刘乃昌 王兆鹏

欧阳代发 高献红 赵慧文 徐育民 吴庚舜 吴明贤

张秉成 程郁缀 严迪昌 卢兴基 安 易

总序

早在两年前，母庚才先生与顾之京女士二位教授，联袂来天津南开大学相访，与我谈及拟编辑此一套丛书之计划。我以为他们的构想极好，故曾表示支持赞同。但对于他们拟邀我担任主编之要求，则因我之才能、精力、时间，皆有所不逮，所以婉言谢绝了。及至今年春，他们二位又再度来津，重新提起要我任主编之事，在力辞不获之情况下，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目前此一套丛书即将出版问世，他们又嘱我为之撰写序言。于今执笔之际，实有喜愧交并之感。所愧者自然是对自己忝窃虚名的惭怍，所喜者则是行见此一丛书之出版，定将对今后词与词学之研究作出极大之贡献。而我所谓“极大之贡献”，则与母先生及顾女士二位最初所拟具之编选内容及体例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我就将对此两方面之特色，略加序介。

先从内容方面来说，本丛书之编选，可以说是大致囊括了从晚唐以迄清末的足以代表各种风格与流派的重要作者，基本反映了词的历史发展脉络。首选温庭筠，为《花间集》所辑选的第一位词人，在早期从事于词之创作的唐代诗人中，温氏所留存的词作数量最多，所使用的词调也最广，是奠定了词之美感特质的第一位作者，自当取冠卷首。为专集之一。冯延巳词较温庭筠之意境更为深美，极富言外之感发，固正如《人间词话》所言，“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拓开北宋一代风气。为专集之二。继之以南唐二主。中主词亦富兴发之感，有言外之远韵；后主词则“始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是使得词体自歌辞之词转向士大夫之直抒一己之情的一个重要突破。为专集之三。柳永词则以其对俗曲音乐之

娴熟，及其铺陈叙写之才能，不仅为词之长调的写作开出了广大的途径，而且更以其落拓之身世，一变五代令词中所写的春女善怀之思，而写出了矢志不平的秋士之慨，对词之形式与内容都作出了重要的拓展。为专集之四。大晏及欧阳二家词，一方面既受有南唐词风之影响，一方面又能各以其情思及修养自开境界，大晏之明丽和婉，欧阳之豪宕沉着，分别使得五代以来之令词，在北宋初期获致了更为丰美之成就。为专集之五及六。晏几道词为歌辞之词的一种回流及新变，不似大晏、欧阳之以意境胜，而以秀气胜韵超越乎教坊艳曲之外，固正如黄庭坚氏所云“可谓狎邪之大雅”，为专集之七。苏轼词则更以其诗文馀事，为小词别开天地，一洗绮罗芟泽之态，而表现了天风海雨般的逸怀浩气。为专集之八。秦观虽为苏门才士，但其为词，则并未受苏氏之影响，而是以其个人所独具的纤锐善感之心性，写出了既不同于《花间》，也不同于北宋其他各家的，别具凄婉之致的词篇。为专集之九。与秦氏时代相近的词人贺铸，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作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曾对之大加称赏，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则对之极为贬抑。其所为词是否有屈宋楚骚之深意，是一个值得深入去探讨的作者。为专集之十。周邦彦词富艳精工，集北宋之大成，又妙解音律，既可制为三犯四犯之曲，又兼有勾勒铺陈之妙，为南宋词开出无限法门，自是关系词之演化的一位重要作者。为专集之十一。李清照生于缙绅家妇女多不敢为词的封建之时代，独能以其才情勇气专意于为词，不仅足以与男性作者相颉颃，更能于芬馨之中，时露神骏之致，自属难能。为专集之十二。陆游词驿骑于苏、秦二家之间，颇具遒峭沉郁之概，可谓风格独具。为专集之十三。辛弃疾以英雄豪杰壮志不遂之悲慨发而为词，故能于豪放中独具沉郁顿挫之致，周济称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固是确论。为专集之十四。姜夔以江西诗法入词，更兼通音律，能自度曲。沈义父称其“清劲知音”，在词中别开宗派。为专集之十五。刘克庄颇有豪气，学辛词而缺少沉郁之致，但其“以文为词”之作风，亦不失为

词中之一流派。为专集之十六。吴文英词意境幽邃，词笔丽密，周济称其“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为专集之十七。王沂孙身历南宋之亡，故其为词常不免有麦秀黍离之感，托意深婉，遣辞工雅，周济称其“思笔”“双绝”，可以为“入门阶陞”。朱彝尊《词综·发凡》谓“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若王沂孙者，真可谓宋季之代表作者矣。为专集之十八。以上自晚唐五代，以迄南宋之末季，所辑专集十八种，作者十九人，可以说基本涵盖了词体在此一漫长的发展演进之路程中的主要流变及代表作者。

至于元、明两代，虽然不以词称，名家极少，然亦有不可没者，即如金元之际的大诗人元好问，生于盛衰激变之时代，亲历国家之覆亡，盖正如清赵翼所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其所为词，无论抒情、写景、怀古、感事，类皆能于其所赋写之情事以外，别具深慨，豪放中不乏婉约之致，自为两宋后之一大作者。为专集之十九。降及清代，号称词之中兴，作者既众，流派纷起，本丛书之编辑盖以五代及两宋之主流大家为主，于清人之词未及备载，乃但录其具有明显之特色者五家。纳兰性德独具纯情锐感，不假工力，直指本心，王国维谓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颇能摆脱传统旧习，为专集之二十。徐灿为清初之著名女性词人，评者多以李清照为拟比，其才情虽不及李氏之馨逸，然而徐氏词中所写的兴亡之感，其悲慨苍凉之致，则为李氏之所无，为女性词之意境作出了极大开拓。为专集之二十一。史承谦籍隶荆溪，原属阳羨一派之词人，然其所为词，则能于阳羨派之豪健以外，别具幽凄之感。严迪昌先生撰《清词史》，称之为“界内新变”。其“雅丽”之词风，与浙西词派颇有暗合之处。夫阳羨派之宗主陈维崧，及浙西派之宗主朱彝尊，固为清词之两大作者，然而其词作浩繁，本丛书一时未能将二家之词集全部辑入，于今既有史承谦一家之词，亦颇可见两派词风流变之一斑矣。为专集之二十二。顾太清为本丛书所选辑之第三位女性词人，顾氏在意境方面虽

不能与徐灿之苍凉悲慨相比，然其感觉锐敏，用笔深细，往往能在日常景物情事中，写出常人之所未见，出人意外，入人意中，自是女性词人中之一大作手。为专集之二十三。王国维为一代学人，生于清末民初海运大开新旧文化激变之时代，早年曾一度从事于词之创作及评赏，其为时虽短，但其所成就颇有突破传统之处。更因其天性忧郁，好沉思人生之问题，又曾研治西方哲学，故其词往往有哲理之思致，在词之传统中独辟蹊径。正可做为结旧开新之一种启示。为专集之二十四。

早在十八年前，当我与川大缪钺教授合撰《灵谿词说》一书时，我在《前言》中已曾言及要以具体词作展现词之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对于个别之词人与词作之评赏，只是属于“一种‘点’的性质”，而“史”的叙写，则是属于“一种‘线’的性质”。我当时以为“如果我们能将分别之个点，按其发展之方向加以有次序之排列，则其结果就也可以形成一种线的概念”。“则我们最后之所见，便可以除了线的概念以外，更见到此线之所以形成的整个详细之过程，及每一个体的精微之品质，庶几使人有既能见木，也能见林，而不致有见林不见木或见木不见林的缺憾，如此则读者之所得便将不仅是空泛的‘史’的概念而已，而将是对鲜活的‘史’的生命之成长过程的具体的认识，且能在‘史’的知识的满足中，也体会到诗的欣赏的喜悦。”只不过当年缪先生与我所作出的，还仅只是限于对少数作家的个别作品之评赏而已，如今则此一《丛书》之辑录，则是大体上涵盖了词之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各种流派与风格的重要词人之全部作品，正如在词之领域中，建出了品种繁多、木繁枝茂的一片沿历史踪迹而前进的广苑长林，既可供个别之观赏，又可供历史之研究，其有功于词学，自不言而可知矣。

以上还不过是仅就此《丛书》的内容言之而已。若更就其体例而言，则其所编录者实更重在每一册专集的“新释”与“辑评”。编者对于每一册专集之撰著者所提的要求，是要在严谨的考证、整理之基础上，吸收大量新材料、新观点，融入前人研究成果，对所

选定之词人的作品进行分类、编年，并逐词注释、讲解、辑评，并力求融贯中西，自建体系。也就是说此一《丛书》中的每一专集，都各自代表了此一词人之作品、自其编订成集以来的全部研究成果。此种研究工作，其所获得的实在已不仅是一种综合的成果而已，同时也展现了每一位词人在历史长流中被接受的整个过程，其所反映的乃是文学在被接受的历程中之各种复杂的情境，是一种立体性的多面性的文学研究。按照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接受美学而言，此种所谓对“接受过程”之研究，固正为今日文学工作者之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而本丛书的编著体例，则可以说是恰好为此种“接受过程”之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结古开新的基础。然则此一丛书之编撰体例，其有功于词学，自亦不待言而可知矣。

最后我还要提出来一谈的，则是此一册丛书所邀请的每册专集的撰著人，不仅都是当今词学界的重要学者，而且若推原其学术源流，更是包罗了现当代的几位词学大师的众多重要传人，既美具而难并，更珠联而璧合。然则此一丛书之出版，固洵可称为词学界之一盛事也。只是我个人既在其间忝窃了“主编”之名义，而且更在本丛书最后一册《王国维词新释辑评》的撰著中，忝窃了作者之名义。事实上在此一册专集的撰写中，我虽然参加了全程的研讨，但真正的执笔撰写人则是安易女士，这也是我要在此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为序。

叶嘉莹

2000年11月1日

写于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前言

刘克庄（1187~1269年），字潜夫，号后村，福建莆田人。南宋后期著名词人。

刘克庄生当南宋后期，一生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五朝。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后村以恩补官。十年（1217年），入李珣军幕，得上前线，有从军立功壮志，但因持论不合，主谋者忌之而求南归。十七年（1224年），知建阳县，因所写《落梅》诗中有“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句，被指为讪谤而激怒当国，被罢官，废弃达十年之久。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除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右郎官，直言敢谏，遭嫉恨弹劾，二次罢官。宋嘉熙元年（1237年），起知袁州，仅数月，又被劾三次罢官。宋淳祐六年（1246年），令赴行在奏事，理宗赏识他“文名久著，史学尤精”，特赐同进士出身，除秘书少监，兼中书舍人，因弹劾权相史嵩之，四次被罢官。宋景定元年（1260年），权奸贾似道当国，后村谄附失晚节，官至工部尚书兼侍读。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年），特加龙图阁学士致仕。次年卒，享年八十三。

刘克庄的词作，深受辛弃疾的影响。他对辛词“幼皆成诵”，称赞辛词“大声鞺鞳，小声铿鍠，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辛稼轩词序》）。高度评价了辛弃疾爱国豪放词的成就。又说：“至于酒酣耳热，忧时愤世之作，又如阮籍、唐衢之哭也，近世唯辛、陆二公有此气魄”（《翁应星乐府序》），特别重视辛、陆“忧时愤世”之作。他认为：“忧时原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有感》）。并针对当时词坛“纷纷竞奏桑间曲”，“流莺

百喙”软媚声调盛行，宣言“我有平生离鸾操，颇哀而不愠微而婉。”（《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他的创作也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在辛派词人中，刘过、刘克庄、刘辰翁并称“三刘”，而以刘克庄成就最高，清人冯煦甚至说“后村词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刘克庄词继承了辛词的爱国传统，关心国运时事，充满爱国激情。如《满江红·夜雨凉甚……》描写出“金甲雕戈”、“辕门初立”的英姿，“一挥千纸，龙蛇犹湿”的豪气，“铁马晓嘶营壁冷，横船夜渡风涛急”的战斗；《沁园春·答九华叶贤良》抒写了“一卷阴符，二石硬弓，百斤宝刀”的雄健，“请缨系粤，草檄征辽”的壮怀。对挚友王实之，也寄予“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的厚望，发出“快投笔，莫题柱”的催促（《贺新郎·实之三和……》）。对沉溺声色的林推官，则以“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相劝勉（《玉楼春·戏林推》）。他自己也希望做一番事业，即使到了八十高龄，还渴望大展“奇材”，“颈系单于，首提子璋”（《沁园春·七和》），为国建功。

刘克庄生活的南宋后期，政治日益腐败黑暗，金人占据的中原既无法收复，漠北崛起的蒙古又不断入侵，而统治者只知偏安苟乐，国势江河日下。处此形势下，后村词中充满着危机感：“国脉危如缕”（《贺新郎》），“齐鲁干戈满目”（《贺新郎·题蒲涧寺》），“叹几处城危如卵”（《贺新郎·杜子听凯歌》），“时事只今堪痛哭”（《贺新郎·送黄成父还朝》），“四方蹙蹙靡靡”（《水调歌头·游蒲涧……》）等等，都表露出对国运时局的极度忧虑，使后村词带上了很深的宋朝末日的时代色彩。

刘克庄是辛派后劲，虽然总体成就不如辛词，但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上却有拓展。如在《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中，就提出了如何对待“太行山百万”义军的问题，批评南宋当局视之如“蛇”、“虎”的态度，指出应联络接收义军，共同抵抗外敌，“谈笑里，定齐鲁”。在《满江红·送宋惠父入江西幕》中，还发出“帐下

健儿休尽锐，草间赤子俱求活”的人道主义呼吁，并与辛弃疾镇压起义军比较，指出“向幼安宣子顶头行，方奇特”。这不仅超越了辛弃疾，而且是前人词中未见的新内容。同时，他还对南宋末年民生疾苦有深切体会，在词中为民请命：“不要汉廷夸击断，要史家编入循良传”（《贺新郎·戊戌寿张守》），“使君偿了丰年愿，便从今也无敲扑，也无厨传”（《贺新郎·郡宴和韵》），“更将补纳放宽些，便是个西京循吏”（《鹊桥仙·乡守赵丞生日》），这也是此前词中少见的。

后村一生“前后四立朝，惟景定及二年，端平一年有半，余仅数月”（洪天锡《墓志铭》），仕途坎坷，多次遭罢官。他少有奇才，长有大志，却迭遭打击，壮志难伸，令他无比悲愤。不仅愤怒“老子平生无他过，为梅花受取风流罪”（《贺新郎·宋庵访梅》），“若把士师三黜比，老子多他两度”（《贺新郎·再用前韵》），“莫是散场优孟，又似下棚傀儡，脱了戏衫还”（《水调歌头·八月上浣……》），而且悲叹“向中年犹未，建节封侯”（《沁园春·送孙季蕃……》），“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沁园春·梦孚若》）。但是在“怅燕然未勒，南归草草”的壮志空捐中，却有着“长安不见，北望迢迢”的神州陆沉的深痛（《沁园春·答九华叶贤良》）。在后村词中，几乎没有一首真正的壮词，即使抒豪壮情怀的词，也是在上片忆昔豪壮后，下片即抒报国无门的悲愤。当时南宋小朝廷已是日薄西山，岌岌可危了，敌人是“一年来一度，欺得南人技短”（《贺新郎·杜子听凯歌》），而南宋仅是“不信胡儿能胆大，南岸安他阵脚”（《贺新郎·傅相生日壬戌》），不让北兵在江南站住阵脚就算大胜，哪里还奢望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在这种背景下，刘克庄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就蒙上了一层宋朝末日的凄凉色彩，比辛词更为伤感、沉痛。

满怀爱国忧民深情而无人理解信用，加上末世之感，使后村以疏狂的态度加以发泄：“管甚是非并礼法，顿足低昂起舞”（《贺新郎·再用前韵》），“兴狂时，过陈遵饮，对孙登啸”（《贺新郎·四用

韵》),“任天孙笑拙,女嫫嫌直”(《满江红·四首并和实之》)。在《一剪梅·余赴广东……》中,更鲜明刻画出“疏又何妨,狂又何妨”的狂士形象。但是,在他“任礼法中人嘲骂”(《贺新郎》)的外表下,却深含着“欲托朱弦写悲壮,这琴心脉脉谁堪许”(《贺新郎·再用前韵》)的悲痛,这是比辛弃疾更为沉重的末世之悲。

刘克庄也继承了辛词的豪放词风。其词二百六十余首,辛词中常用的《贺新郎》、《满江红》、《沁园春》、《念奴娇》、《水龙吟》等腔调激昂、音节悲壮的慢调,占了一半以上,仅《贺新郎》一调就多达四十三首,几近全词六分之一。杨慎称其“足以立懦”的“壮语”(《蕙风词话》引),毛晋称其“足以排冝”的“雄力”(《后村别调跋》),冯煦赞其非“剪红刻翠”的“胸次”(《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陈廷焯评其“豪宕感激、悲壮风流”的“本色”(《云韶集》),都是指后村词具有“大率与辛稼轩相类”的豪迈奔放、纵横排宕的特色。而且后村进一步发展了辛词议论化、散文化的倾向,用词来议论时事,表达政见。如前举“平章”北方义军态度,“草间赤子俱求活”的呼吁,“不要汉廷夸击断”,“更将补纳放宽些”的为民请命等,还有“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贺新郎·实之三和……》)批评朝廷用人,“吾宗一句好书绅,但记取毋污青史”(《鹊桥仙·答桃巷弟和篇》)的郑重叮嘱等等都是。能以恢宏的议论、深刻的道理、充沛的激情,造成一种夺人的气势。加上鲜明对比,正反衬托,用典使事,更加强了抒写的力度。虽然张炎讥评“后村别调,大抵直致近俗,乃效稼轩而不及者”(《词林纪事》引),并举《沁园春·梦孚若》为例。但姑不论此词鲜明有力的今昔对比,就是“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的密锣紧鼓、节奏急促的议论,虽散文化,却具何等震撼人心的气势,倾泻直出的悲愤,以至被陈廷焯评为“沉痛激烈,几欲敲碎唾壶”(《白雨斋词话》)。至于前举“平章”如何对待“太行山百万”义军态度,呼吁不能镇压起义者,强调重视人才,鼓励王实之“快投笔”等等,都是非纵笔

横议、慷慨陈词无法表达的。这样的词，虽让人易生“直致”粗率之感，但“倾倒赣江供砚滴”（《贺新郎·寄题聂侍郎……》），却也具大气淋漓的动人力量。当然，其“效稼轩而不及”，艺术锤炼不够之处也无庸讳言。至于那些议论浅直、平淡干枯的作品更是其弊了。

然而，后村也并非全写此类作品。即以前引词论，既有豪迈悲壮之作，也有疏狂旷放之什。而且，后村虽宣言“羞学流莺百啭，总不涉闺情春怨”（《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其实也有“闺情春怨”之作，而且知道“词当叶律，使雪儿春莺辈可歌，不可以气为色”（《跋刘澜乐府》），并推重婉约词人周邦彦（《最高楼·题周登乐府》），所以其词风格也多样。如《风入松》几首悼亡妻婉约情深，《清平乐》咏舞姬，《长相思·寄远》等妩媚清婉，《清平乐·五月十五夜玩月》、《满庭芳·记梦》等超逸奇丽，《沁园春·送包尉》、《临江仙·潮惠道中》等朴素亲切，《浪淘沙·丁未生日》、《鹊桥仙·庚申生日》等幽默风趣，都各具特色。至于咏物之作，如咏梅、咏鸿雁等，大都含蓄蕴藉，婉转曲折，《卜算子·惜海棠》、《昭君怨·牡丹》，便被吴世昌先生赞为“真寄托之上乘”（《词林新话》）。

不过，后村词虽内容风格多样，但就其主体而言，还是与辛词同调的。一方面这些词代表了后村词的思想艺术成就，另一方面也因在辛弃疾去世后，南宋词坛为风雅词所笼罩，后村词能特立当时，继承了辛词的传统。只是其词没有辛词深厚精警，既是“效稼轩”，也就缺乏辛词戛戛独到的创造性。作为对后村词的总评价，与稼轩“鼎足”嫌高，“效稼轩而不及”，庶几近之。在后村词中，特别是晚年，还多有自寿、寿人的应酬之作，反复抒写退隐消沉情怀，而且常常动辄好几首连唱，令人生厌。至于谀颂权奸贾似道，更是其晚节的污点。从艺术上说，议论化、散文化本易影响词的形象性、诗意韵味，而后村那些率意随便之作，则更显粗糙浅浮之弊，虽好用典使事，也无补于事。

刘克庄有《后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卷一八七至一九

一是词，共存二百五十八首，是传世各本中保存词最多者。朱孝臧《彊村丛书》据以校刻成《后村长短句》五卷，《全宋词》据以收入，另加辑补，《全宋词补辑》又辑补几首，共二百六十九首。本书编年，已打乱原编顺序，故不编年部分以词调为序，把《全宋词》及《全宋词补辑》所辑后村词，都按调归入，不再单列。编年部分，据钱仲联先生《后村词笺注》，只有部分变动。版本据《全宋词》，个别地方据《后村词笺注》。

书中不当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欧阳代发 王兆鹏

2000年5月

目 录

总序	叶嘉莹 (1)
前言	欧阳代发 王兆鹏 (1)

编年部分 (148 首)

清平乐 (休弹别鹤)	(1)
沁园春 (辽鹤重来)	(3)
清平乐 (宫腰束素)	(6)
沁园春 (岁暮天寒)	(8)
满江红 (满腹诗书)	(11)
贺新郎 (北望神州路)	(14)
风入松 (橐泉梦断夜初长)	(16)
又 (归鞍尚欲小徘徊)	(17)
踏莎行 (日月跳丸)	(20)
汉宫春 (公似寒梅)	(22)
一剪梅 (陌上行人怪府公)	(24)
最高楼 (南岳后)	(26)
鹊桥仙 (金风淅淅)	(28)
贺新郎 (南国秋容晚)	(29)
又 (绝顶规危榭)	(32)
又 (尽说番和汉)	(34)
又 (草草池亭宴)	(37)
又 (梦断钧天宴)	(39)

水龙吟（年年岁岁今朝）	(42)
又（先生放逐方归）	(43)
又（病翁一榻萧然）	(46)
又（平生酷爱渊明）	(48)
一剪梅（束缊宵行十里强）	(50)
贺新郎（风露驱炎毒）	(52)
又（宣引东华去）	(54)
又（驿骑联翩至）	(57)
又（飞诏从天下）	(59)
水调歌头（敕使竟空反）	(62)
又（遣作岭头使）	(65)
又（老子颇更事）	(66)
又（半世惯歧路）	(67)
又（落日几呼渡）	(68)
又（羯虏问周鼎）	(69)
又（怪事广寒殿）	(70)
临江仙（不见仙湖能几日）	(74)
又（去岁越王台上饮）	(75)
贺新郎（此腹元空洞）	(77)
又（主判茅君洞）	(78)
又（滴下神清洞）	(80)
念奴娇（比如去岁前年）	(84)
沁园春（有个头陀）	(85)
又（我所思兮）	(88)
水调歌头（老年有奇事）	(90)
木兰花慢（病翁将耳顺）	(92)
风入松（残更难挨抵年长）	(94)
又（攀翻宰树暂徘徊）	(95)
摸鱼儿（便披蓑）	(97)